



09972

王忠文公集卷十

明王 禕著

擬春秋文辭一十首 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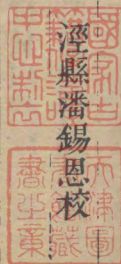
春秋之世王室之告諭列國之往來專尚乎修辭故閔馬父謂文辭以行禮而仲尼謂非文辭不爲功觀乎左氏內外傳所載凡其爲詞皆從容委曲而意已獨至蓋是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之久故辭氣不迫非後世專學言語者比也禕之少也喜攻言語之學間嘗擬爲當時之辭若干首顧其辭氣卑薄豈能庶幾乎古人徒以志學古之意焉耳

齊桓公請成于魯

齊桓公將圖伯諸侯與之旣爲會于北杏魯獨後從乃使請成于魯曰昔文武之造周也時則有若周公及我先君太公任居股肱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有大勳勞於天下是以周公封魯太公封齊以藩屏周及成王嗣位使召康公錫命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來輔周室載在盟府世世子孫其曷爲敢忘平王之東遷周有衰德我先君僖公屬東諸侯將修其先職惟魯克念周公之故隱公實與同好而僖公無祿業用弗就爰及今茲王綱日弛內而兄弟之國驩廢侯制外則蠻彝猾夏侵敗王略寡君圖惟率先王之命承先君之志而侯伯之職是修以尊王室外撫四彝而綏和我諸夏非賴我一二兄弟同心僉力其曷有濟大國周公之胤祚世秉周禮諸侯之望於是乎在譬諸衣焉君猶領也綱焉君猶綱也大國若惠徼周公之靈率先諸侯與我同好諸侯其孰有不從於以崇信明義宏濟大業寡君之願而非所敢望也敢布以請唯大國實重圖之於是莊公及齊平而盟于柯



齊桓公告諸侯盟首止

惠王將廢世子鄭而立王子帶齊桓公定其位既合諸侯會世子
于首止且使管仲言於諸侯曰諸侯之國藩翰王室猶手足之衛
元首王室之寧諸侯之福也昔在文武父作子述用建王業成康
繼之持盈守成日靖四方至于厲王躬秉虐德流居于彘而宣王
在幼則有召公虎長而輔之克祇厥紹以中興周則以名之素定
故也天不靖周幽王昏庸溺愛少子伯服將授之位而太子宜臼
是害宜臼奔申申伯與西戎伐周幽王戰死諸侯乃舍伯服而立
宜臼是爲平王平王東遷王室用微是則王室之不寧由王嗣之
建乖其適孽有以致之抑非我兄弟之能致力於王室亂其曷有
救寧今世子名則適嗣其猶平王之當立而叔帶效尤伯服將反
易天倫自作不靖以貽王室憂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
乾坤正氣集卷三十七

二

長貴適賤孽名之正也今我兄弟奉先王之命會世子而定其位
以正名也名者義之經也義者禮之宗也禮者政之本也名以正
義義以生禮禮以出政政以立國治之道也王室之治而亂靡有
生我一二兄弟其何福如之我兄弟其或名之弗共而棄禮畔義
崇慝黨讐以好先王之命而啓亂原文武成康之靈如天在上其
誰敢弗虔而猶敢弗虔是棄文武成康之命而以幽厲待吾天子
也我兄弟盍終圖之諸侯乃尋盟

晉欒枝對楚

城濮之役楚子玉使鬬勃請戰晉文公使欒貞子對且數楚曰天
禍中國而楚焉是肆惟爾楚韋路藍縷以啓山林翦焉陋荒僻在
外服而恃其險阻僭竊名號以抗衡于中夏干戈相尋靡有寧歲
王貢之不供王度之不守齊桓公是以糾合諸夏南向問罪召陵

尋盟亦既悔罪屈服中國庶其有寧而天未悔禍齊桓卽世及茲一紀夷德無厭復肆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漢陽諸姬夷滅殆盡惡積慝稔皇天后土同所憤疾我寡君夏盟是主以徼福于中國是用悉索敝賦以與楚相周旋惟是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故退避三舍圖以爲報楚大夫必將狃於一戰以決勝負則曲非在我也寡君亦惟小惠是徇而大耻未雪非所以明天常而共王命敢煩二三子戒爾車乘敝介君事詰朝相見晉國表裏山河使幸而捷楚其猶敢北向楚而敗也雖方城爲城漢水爲池吾恐其亦何恃惟大夫圖之

晉文公請王狩

晉文公會諸侯于溫將以諸侯見乃召王狩使請于王曰臣聞之天子五載一巡狩方岳而諸侯會同咸述所職昭王制謹侯度也乾坤正氣集卷五十五

三

肇自唐虞於禮爲古故我周之制因而仍之昔有宣王承厲王之亂爰巡狩東都諸侯畢會故業用中興功昭復古自是以來茲禮不講王室之不競豈職此之故惟平王之東遷時則先臣仇實資依輔勳在王室今臣重耳率諸侯信大義共先臣之業以同獎王室惟是巡狩之典不宜久曠故願親舉玉趾照臨下土式遵先王之舊則豈惟我諸夏列國各修朝覲以行述職之禮將威靈所被四裔荒服莫不震疊來享求王其誰敢或後臣重耳敢用稽首再拜以請天王遂狩于河陽

周襄王錫命魯文公

魯文公元年周襄王使毛伯來錫命王若曰嗚呼維昔周公相我成王成文武之志崇禮興樂弼成至治厥勳茂焉爰祚大國受封于魯周公卽世成王追念其勛庸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是故諸侯

之於王室魯最親且尊而王室之視魯猶大厦之有柱石實嘉賴之在禮諸侯嗣位喪畢則來朝以士服見於是乎有衮冕圭璧之賜始受命焉今叔父承周公之統撫有魯國余不佞恐以彝典勤叔父是用使毛伯衛往錫余命昔成王初政周公戒之有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今余亦以命余嗚呼叔父其尙懋敬之哉

周告齊請城王城

周靈王一十三年穀洛澗毀王城周將復城之使告于齊曰昔我太王王季肇基王迹實在西土至於文王誕膺天命天下歸周爰邑于豐武王克商既有天下復京于鎬朕當武王之克商也九鼎實遷之洛其言曰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大室將營周居于洛而未遂成王踐祚周公召公相之首洛邑之是營故書曰我乃卜澗水東澠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澠水東亦乾坤正氣集卷三十五

四

惟洛食洛邑旣成用建成周稱東都焉成王實來禋于文武乃歸宗周而周公留洛篤前人成烈則是武王成王雖未嘗都洛固以是爲宅中有望於嗣王也迨至平王乃始東遷成周克紹先志將二百年于茲矣王室之旣卑非復先王之盛抑徼福假靈於武王成王故罔致廢隕今天降災于周穀洛水鬪王城毀焉以宗廟社稷之重弗獲奠安而財用匱乏土功之不易余一人憂患不遑寧處伯舅東表之大國職在夾輔世有勳勞於王室今若復肆大惠修成周之城俾王室奠安余一人用寧則周公召公之爲也其何功如之厥功所施豈惟余一人是賴武王成王之靈實寵嘉焉齊人乃城王城

魯季孫行父對晉遭喪

魯文公六年使季文子聘于晉至晉襄公卒晉人辭焉文子對曰

晉主夏盟於今再世大邦小國畏威思罪歲時修好孰敢有闕雖
朕弊邑之微好於大國則非徒霸力之是懇也周公唐叔親則兄
弟後世子孫繼好修睦而敢有失墜寡君之嗣位六年之間君臣
會盟于晉者五朝聘于晉者二凡以敦先志昭舊好也夫物以行
禮禮以合好是故行父之來寡君親授之玉俾奉于下執事庶幾
成禮以踐前好今天不弔晉不幸晉君棄羣臣而大夫以喪故辭
使寡君之願不得以遂是因一國之故而廢二國之好也無乃不
可乎行父間之禮有常有變變而得宜固爲正也執事若徼惠敝
邑俾行父得奉玉帛以荐諸几筵因變而成禮將寡君之心晉君
之靈實鑒臨之二國之好其何有厭數晉人許之成禮乃還

高帝封功臣醵餼辭

史載帶礪而下四句今補其辭末二句從漢楚春秋

惟六年冬十二月甲申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者功成治定皆列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五

五

爵分土以廣封建示天下爲功也朕平秦亂海內爲一不五年遂
成漢業此雖天之所命抑諸臣之功也褒有德賞有功古今通誼
朕不敢私謹命有司次第功狀封爾徹侯用建爾國邑使黃河如
帶泰山若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烏虜敬之哉

張良辭高帝

史載良語簡今衍其辭

張良佐高帝定天下旣以功封留侯卽謝事引去辭高帝曰臣聞
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老子之教貴乎知足孔子之道在
乎時行時止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唯聖人乎臣愚無
識朕竊明此久矣以家世相韓不忍韓滅誓爲韓報仇故不愛萬
金之資艱難從事獲事陛下今仇韓者已滅而天授陛下不五年
一海內朕臣未嘗攻城野戰効尺寸之功徒以三寸舌與謀帷幄
耳陛下幸過聽故時時言輒中此陛下之明天之所命非人力也

今漢業已成諸功臣皆剖地受封而臣亦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知足不辱滿盈者天道之所忌也昔者范蠡倖越亡吳魯仲連爲趙絕秦張孟談相趙敗智氏皆功成不居卽引去此三子者當戰國時士無定君君無常臣猶得進退各遂其願況今天下爲一萬姓臣妾人必各獲其所乃可陛下誠愛臣願縱臣臣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志願誠足矣

文帝賜吳王璽書

朕念高皇帝艱難定天下衆建親支用作漢藩輔所以隆本厚基也王王南土秉德奉職以衛社稷于茲有年今春秋高多疾病數欲入朝不果朕惟親親之故每開焉疚懷如聞外之議云王頗有嫌不欲朝故託於疾耳朕竊怪之朕縱不能修德飭行以信天下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謂宜有以贊導之豈可疏其所親忘先帝乾坤正氣集卷百七十五

六

之念乎朕所不信故明以諭王遣使賜王几杖各一王其親醫藥自厚毋遺朕憂詩不云乎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介景福惟王其念之

武帝置五經博士詔

昔孔子贊易刪詩定書作春秋修禮樂厥爲六藝朕樂以與詩表裏無成書也帝王之道五經備矣秦爲無道燔滅典籍以愚黔首因民亂亡漢興我高皇帝馬上得天下詩書之事未遑暇也孝惠皇帝始除挾書之律孝文皇帝復廣游學之路經籍自是稍興矣今易以下筮故幸亡恙詩亦次第以具春秋有公羊氏穀梁氏傳故傳書有伏生所傳禮有高堂生所傳五經蓋粗完矣朕去聖日遠章句遺辭乖疑離析先聖之道鬱而不章朕甚閔之今建立五經爲賓博士使各專其業用以扶微學尊道藝庶幾異端屏息聖

真顯著稱朕意焉

賢良對武帝策

武帝本記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曰云云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今按仲舒所對在

建元元年宏所對在元光五年而此年所策史闕其對故補爲之

詔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內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星辰不孛日月不食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烏鵲何施而臻此歟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冰未知所濟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德不能遠德此子大夫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書以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對曰臣聞帝王之治有本有文仁義道德本之謂也禮樂刑政文之謂也本以立之文以輔之此至治所爲成也夫天地以生物爲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五

七

心者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元卽仁也仁卽其所以生物者也天地不惟自生物也又以是理賦於人而人秉之以具諸心故曰仁人心也天地之生物也細而草木鳥獸大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之處之必各得其宜也得其宜者義也義雖在外而制之者心也故義者心之制也道也者天之所以示人而人由之之路也風雨霜露日星山川無非至教之示人人由之而能察則日用事物各得其所當行也德者行道而有得之謂也天之運也健而不息天之德也地之載也厚而不崩地之德也人能體天地之德以爲德行而有得焉故爲德也天地之間萬物區別各有序也聖人因其有自朕之序也制度品節之而禮興焉吉凶軍賓嘉三百三千之目是也天地之氣流通感召本至和也聖人因其有自朕之和也鼓舞動盪之而樂作焉咸池雲門英

革韶漢之類是也夫人心不能以皆善也故有流而爲邪僻聖人慮夫禮樂之教民或不能盡化也於是刑政制焉五刑之屬至於三千而法令之布大綱小紀具有科條凡以防民使去惡而遠罪也是故仁義根乎人心之固有者也道德體乎天地之本然者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孔子曰在明明德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居仁由義道德全備則五典以秩九疇以敘故此四者治天下之本也禮樂以興起人之善心防於未朕者也刑政以懲戒人之邪心禁於已朕者也記曰禮樂流行天地官矣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禮樂刑政兼舉而並行則九經以正六府三事咸得其宜故此四者治天下之文也夫本所以立治也不可不同故二帝三王爲治之意無不同也文所以輔治也不必盡同故二帝三王爲治之法未嘗同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

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蓋其因者本也所損益者文也立之以本輔之以文帝王之治亡不繇此至治之成而教化之美固有可期而朕也是故唐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而不犯成康之世刑錯而不用日月所燭莫不率俾海內肅慎北發渠搜南撫交趾氏羌徠服益內而民人外而彛狄皆繇於教化也是以日月不蝕星辰順軌而天道得其寧山林不崩川谷不塞而地道得其平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出圖洛出書而禎祥諸福之物畢至焉斯皆至治之成其效朕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正謂是也漢室之興除秦之暴高帝躬創大業功配堯舜孝文孝景善於持盈守成比迹成康宏業休德蔑以加矣陛下承先帝之統居帝王之位奉帝王之職固宜推古帝王所以爲治者而施之朕而至治之效未臻於古者意者爲治之意有未至爲治

之法有未周也夫苟仁義道德爲立治之本者既至矣禮樂刑政爲輔治之文者既周矣教之既明化之既成而至治之効猶弗古若者未之有也臣聞帝王之治非可以速成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此言必積累乃至也漢興道今且維其時而厥効未覩宜陛下之以爲歎也臣惟高帝之撥亂反正文帝之恭儉謙讓仁義道德之意蓋已至矣獨其稽古禮文之事乃未遑暇此固有待於陛下也陛下遵其意修其法已至者加之意焉其未至者勉強而力行焉推而致之二帝不足三三王不足四也子思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此之謂也臣愚識見淺薄不足以奉大對冊曰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此非愚臣所敢知也謹昧死上愚對唯陛下裁擇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五

九

張湯議肉刑

臣聞帝王之制刑輕重貴在適中中則事允而情稱故死人不爲怨生人以爲恩也且死不可以復生也故罪有重抵死而情輕者聖人不忍卽處之死於是肉刑制焉所以減其死而全之生使適輕重之中雖曰傷殘支體固愈於卽死矣夫唐虞之時象刑而民不犯其治不可及矣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因而用之未之有改誠以俗薄於唐虞也漢初懲秦之暴蠲煩解苛以就簡便約法三章朕大辟尙有三族之誅高后元年始除三族罪及孝文皇帝遂詔除肉刑三著爲令其盛德也是時丞相蒼御史大夫敬奏諸當黥者髡鉗爲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皆棄市且肉刑本以減死設令當劓者笞至三百斬左趾者五百率多死而斬右趾者又當死是外有輕刑

之名內實殺人也孝景皇帝謂加笞與重罪無異宜更定律笞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得全後復減三百曰二百二百曰一百自是笞者輕得全矣夫笞而獲全固已輕矣然去笞一等卽入於大辟無已輕重懸絕乎故令笞罪太輕不足以當減死之律以故奸宄不息而犯法者滋益衆臣等議以爲復肉刑便夫肉刑適輕重之中重不抵死輕不使人得苟免三代所常行者也今俗薄於三代奈何用唐虞之刑失時中之誼乎且去笞輒當死是以死罔民也降死卽從笞是未減太甚也輕重失中莫此爲甚周書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敎祗德又曰屬于五極咸中有慶故中聖王制刑之本指也臣竊聞之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臣愚以爲肉刑之制近古而便民省刑之本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五

十

求生之道也故欲使民遠罪而復三代之治莫如復肉刑便

司馬相如解客難

客有難司馬相如曰蓋聞六藝之文尙已包犧氏之作易有畫無書迨文王周公卦爻乃有辭孔子傳之其言豈嘗支而造化之蘊陰陽之隲情性之原事物之故鬼神之情狀吉凶之兆朕莫不該焉唐虞之政二典以全雅頌十三國之風僅三百篇至於春秋辭益謹嚴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約以萬六千五百言昭法戒定賞罰一字之褒華袞之榮片辭之貶斧鉞之戡從斯而談五三六經之文不亦旣簡而不繁乎先生固蔚然一代之辭宗也謂宜據摭帝王之要採掇古今之類探道奧抽聖秘總攬三才揆括萬彙作洪一經襲舊六以爲七庶幾繼孔氏之志以作憲子萬世狀乃競其瑋麗夸誕之言肆其淫佚侈靡之指虛談詭語無補於羣倫濫說

溢辯不遵乎政治曾何崇論俗議之匡國易有眇意幽思之燭理
荒習變眩徒馳騁於有無之際借曰多識博物賦頌所託勸百而
風一譬猶鼓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且夫立言不經雖
好不式措意不古雖廣不極先生之於文雖落筆萬言揮霍充斥
簡累牘聯車輦皮積意者其殆無益乎相如喟朕嘆焉乃應客曰
嗟乎陋哉子之言文也子以爲章句之間言辭之末爲足以盡夫
文乎文之時義大矣哉經緯天地黼黻造化者固文之至也易曰
文明剛健語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三王之政曰救質莫
若文堯之德曰煥乎其有文章舜則曰濔哲文明禹則曰文命敷
於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此皆文之謂也是故兩儀文之體也
三綱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質也九疇文之數也道德文之本也禮
樂文之節也孝弟文之美也功業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
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十五

十一

文之綱也號令文之聲也聖人職乎文者也君子章之庶人由之
者也由斯觀之文之爲道可謂闕矣六經之所著其無以易此矣
方今大漢道躋燧庭德儕犧軒肩堯舜而踵湯武友周孔而臣曾
顏狀且開陽闔陰旋乾轉坤囊籥元氣陶冶至仁上之則日月星
辰風雨雷霆各順其序下之則山川草木羣狄禽獸咸遂其倫龐
恩汪濊大化彌淪旁薄輪囷葳蕤紛紜於是位兩儀之體布三綱
之象全五常之質敘九疇之數本之以道德飭之以禮樂美之以
孝弟容之以功業明之以教化綱之以刑政聲之以號令昭朕乎
宇宙之聲靈也絜朕乎官府之儀章也秩朕乎朝廷之等威也尊
卑有法上下有紀貴賤不紊內外不瀆人倫既正風俗既淳而王
道成矣此固今世之文儷嫩嬈盛於五帝三皇朕也僕誠不佞西
蜀之鄙人習業儒術服膺先王之教之日久矣生逢休明竊仕王

朝雖職非該輔不能燮天緯調化鈞任彌綸裁成之責固嘗望清
光奉末議得以揚大道陳古誼斯文之事略効其一二仲尼有云
天之未喪斯文也此僕以爲己任而不辭譬如大化回春吹管亦
以助其氣大明當天引燭將以宣其輝力則甚繇功則甚微而志
之所見庶幾暢六經之道續孔子之緒而不墜語不云乎當仁不
讓於師而僕亦奚敢以遜爲且孔子之修經繇道否於用乃託之
空言耳是以其言約其義周其辭近其旨深夫苟推而致之功用
所施豈不旣衍且博哉今大漢之文衍矣博矣蔑以加矣又曷以
議爲哉若夫風雲以爲體花木以爲象辭華以爲質屬句以爲數
音律以爲本雕鏤以爲飾組繡以爲美浮淺以爲容華丹以爲明
偶對以爲綱鄭衛以爲聲瑋麗以夸誕淫佚而侈靡風流忘返誇
詡於章句言辭云云者此特文之一節也僕固亦從事於斯豈嘗
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十五

三

弊精靡神留連而沈溺哉晝時資以爲游戲翰墨宣暢性情之具
耳客遽以是欲盡僕之文耶苟以是爲盡僕之文是猶航斷溝絕
港而指以爲河海聆箏笛之嘈嘶而擬鈞天廣樂之奏豈不謬哉

宣帝賜趙充國書

充國破羌帝凡五賜書旣後羌旣破召還宜有書而史闕故補其辭

皇帝問後將軍日者煩將軍以邊事朕以師出國重費營宜卽滅
兼將軍年老加疾萬一不可諱誰爲朕理邊者故詔趣將軍急擊
羌將軍計國萬全持重不暴謂營當以計破宜且留兵屯田內無
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此必禽之具計爲便朕奪於羣議頗
疑將軍怯丞相相言將軍數畫軍冊言常是任其計可必用故朕
遂決意聽將軍今來奏已破羌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
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飢餓死者五千六百人定計遣
脫與前鞏黃羗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自詭必得請罷屯兵

前後舉不外將軍計微將軍持議堅切豈致如是耶自今以來朕無復西顧憂矣將軍其班師振旅以還道路疆餐食自愛

太常博士荅劉歆書

劉歆欲建左氏春秋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宮哀帝令與博士議博士或不

屑置對歆私書責之當時博士必

有荅歆書而史不載故補其辭

辱書欲建左氏春秋逸禮古文尙書三者皆列於學官此誠閱經籍之錯亂憂聖道之廢失甚盛心也朕其事顧有不可行者故願以復于執事昔者竊聞之孔子大修六經之文易爲十二篇詩取三百十一篇書定爲百篇春秋亦十二篇而禮之目蓋儀禮三百曲禮三千或曰孔子之於禮常欲裁以爲書而未成故其言曰吾欲觀夏禮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欲觀殷禮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自戰國之亂習經者既鮮及秦亡道燔燒三代之書於是經籍滅矣朕唯易得以卜筮故存漢興久之詩始乃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十五

三

輿而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乃成其或全者亦以託於諷誦不獨在於竹帛故也若禮之爲書缺壞最甚漢初高堂生所傳唯士禮十七篇及魯恭王壞孔子堂乃得古禮經五十六篇河間獻王以上之而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正同餘二十九篇藏之祕府因謂爲逸禮朕正禮殘缺久矣故范武子不識殺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自孔子沒七十子之徒其撰所聞爲記而其後月令呂不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則未知今之逸禮其盡出於孔氏歟否歟百篇之書當秦燔書時孔子末孫惠與濟南伏勝各藏其本於家楚漢之際失其所藏文帝時勝口授鼂錯勝既耄昏乃謬合三十四篇爲二十八篇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之寫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尙書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得五十八篇

爲之作傳是爲古文尙書既畢會國有巫蠱事詔用不聞而其傳遂絕近時好事者乃頗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武成旅獒罔命等二十四篇彼徒略見百篇之敘故以伏生二十八篇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及秦誓共三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求與孔氏五十八篇之數合則是今之所謂古文尙書者又未知其果出於孔氏否也春秋之作自當時高弟弟子如游夏尙不能贊一辭繇其辭謹約而義隱微也夫子旣筆削成書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左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取史記備著其事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則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者固非朕其去取是非頗謬於聖人謂左氏爲得聖人修經之旨亦非也今執事欲以此三事置博士列於學官豈誠以逸禮古文尙書爲出孔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十五

古

氏左氏爲有合於聖人歟此固有所不敢知也且當漢初承秦燔燒之餘挾書之律方解天下文學稍稍始出如萌芽朕國家亟於興儒學崇道藝故諸子傳說廣立於學官爲實博士以扶植而統理之今儒術之興旣久典籍粗完則凡非聖之書固所宜斥絕而傳說之無補於經者亦在所宜擇也執事拳拳於此爲聖道計誠可尙矣朕衆言殽亂異說紛紜適以爲聖經之繁亦盍深察力辨之顧乃牽於世俗之恒見昧於聖人之道道是非眞僞無所釐正猥以見罪於有司意者執事之於載籍未始博極歟何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遂直爲此悻悻也夫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天下之寶也設有殘闕焉亡害其爲至寶也今乃因其殘缺它求魚目燕石以擬之是使至寶無別也執事誠以聖經爲寶也則宜聽其殘缺以信其所爲寶不必獎異說殽衆言謬以非寶爲寶也夫聖經

雖有殘缺而聖人之道萬古一日如日月之麗天或時剝蝕終即必復執事又奚必過以爲憂乎執事過憂之是信日月之蝕而不復無是理也承書辭責備過當故不得不辨

麒麟閣蘇武頌

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形象麒麟閣霍光以下趙充國蘇邳等

十一人成帝時西羌有警上追念充國台黃門郎楊雄卽充國圖畫而頌之意邳嘗著名口口宜亦有頌故擬爲之辭

巍巍漢德與天亡極孰居方外阻絕域帝謂廷臣是宜羈縻我示吾信以填以綏乃追信使諭以威德使孰爲首惟典屬國仗節而邁位于北鄰矯矯風槩氣奪三軍如何蠢蠢大義弗循反常逆順抗我明命惟武曰嘻君命可辱我執我節甦我能牧羝則弗乳節亦靡墮越十有九年乃復來歸昔者之往其顏如脂今之還矣皓髮白鬚表裏純忠終始全節震名殊邦功顯帝室彼陵彼肆其罪天通彼之眚荏野鼠神龍國孰無臣臣孰無仕凡百有位鑒此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五

五

真軌

文章惟三代爲春秋次之戰國次之西漢又次之朕三代之文若易書詩可法而不可擬擬之則猶荆楚之稱王矣可法而可擬者其惟左傳長書史記乎華川王先生悼斯文之彫弊閔士習之卑冗以振起爲己任於是推其得於經術者記之著述自西漢上至春秋凡擬其文總若干首其義宏其辭雅實諸左邱明劉向司馬遷諸人篇藉中蓋無愧焉昔子朱子讀曾文定公所擬制詔稱其軼漢唐而逼典謨世復有朱子未有不以稱文定者而稱先生也友生眉山蘇伯衡謹書

作文要有依據原諸六經以爲之本博之百氏以達其趣考之史傳以挈其歸夫朕後融會貫通得之于心應之于手如郢匠揮斤庖丁游刃有不知其所以朕之妙往往出語逼真古人未

嘗規規狀體帖蹈襲如唐人之於書鉤臨摸搨以致其點畫之
似昔揚子雲之擬易王仲淹之擬經皆未免爲識者所議蓋聖
人之作本於無心而後儒之術出於有意也吾友華川先生蚤
從文獻黃公游以能文名近年所造益臻邃密固已超軼漢唐
而浸淫三代矣集中擬秦漢諸文尤爲卓絕初未嘗有意於古
而自不能不古也惜余衰暮之秋志氣凋落乃辱咸池大漢鏗
鏘交奏於窮愁寂寞之鄉一洗夫山林陳腐之陋何其幸歟詩
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子充之謂矣趙良恭識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五

五

王忠文公集卷十一

明王 禕著

涇縣潘錫恩核

擬元列傳二首

許衡字仲平懷慶河內人也金大安己巳生於河南之新鄭七八歲受學鄉師授之書輒不忘嘗問其師曰讀書將何爲師曰應舉取科第爾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因謝曰吾不能爲若師矣十餘歲時有異人款門謂其父母曰此兒骨清而神全他日必名冠天下人間富貴不足道也歲大侵民飢易子而食而衡聞人有書卽往借觀之其父危之每與俱往人咸厭其迂稍長舅氏爲縣典史衡從授吏事參摭名義考求立法之原而是時徭戍繁迫民不堪命衡因不忍見卽不復詣縣而決意求學矣父母知世亂欲使習知占驗之術爲避難計因從占候之家得見尙書疏義悉手抄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七

一

之由是刻意墳典攷求帝王爲治之本聖賢爲學之要一言一行必質諸經雖當亂離之際人亦稍有從游者歲壬辰北徙渡河隱居大名尋復遷居于魏時竇默有異能亦居魏最知敬衡每相過從則終日危坐出入經傳以及諸子百氏釋老醫卜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姚樞時方以道學自任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仁甫衡往蘇門求之得易程氏傳春秋胡氏傳書蔡氏傳詩朱氏傳與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之書讀之深有所契皆手錄以歸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爲未然今始聞進學之敘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從事於小學灑掃應對爲入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唯則取向所授受簡冊悉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諸生敬畏持守唯謹而衡亦篤志厲行以身先之隆寒盛暑皆不廢也謂吾自傳伊洛之學心與理融終

夜以思手舞足蹈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歲庚戌復畱蘇門與樞居相比以便講習明年樞赴召衡乃獨居蘇門講學至是年四十有三而任道之意始篤矣歲甲寅世祖居潛藩遣使聘衡而廉希憲方宣撫關中奏授衡京兆提學力辭不受不能強也中統元年世祖既正位宸極卽詔徵衡至上京上問其所學對曰學孔子問所長曰虛名無實誤達聖聰耳上嘉其實自是侍上左右多所陳納二年復詣上京平章王文統方秉政深忌姚樞竇輩獨謂衡素無因緣弗憚也至是默力排文統學術之非必至誤國文統乃始疑衡陰黨之五月除樞太子太師默太子太傅衡太子太保外若尊之內實使之疏默以與文統勢相軋欲依東宮以避禍衡執不可曰禍福不足計也道爲重耳且近代師傅太子相見之禮師傅西位東向太子東位西向今能從否不然是師道自我而廢也乃

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七上

二

相與懷麻詣闕下控辭數日始得請改授樞太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衡既拜命復以疾辭九月得告南還仍奉旨教授懷孟路子弟明年復召赴闕至則假館道院凡權貴相延致悉謝不往而姚竇二人者則日相過從劇論竟日乃罷中書左丞張文謙最稱好賢樂善以古道爲己任自初見衡卽請執弟子禮衡拒之乃止每衡之出處必爲反覆導達上下之意時其進退久速而調護之至元改元復辭歸懷州六月卜築將遷居忽迅雷起中堂電火滿屋家人驚仆衡正色危坐弗爲動二年十月召詣闕首陳雷震事不宜見上不許有旨入議中書省事以疾辭丞相安童素慕衡名德卽其舍候謁退謂左右曰若輩自謂與許先生相去幾何蓋十百而千萬者也是豈縉繳之可及者也三年上在衡州後山召衡諭曰王以道爲惡竇漢卿言之而卿獨不言孔子之道

豈其若是省中事雖嘗以命卿而卿猶未悉朕意今復用面命其
尚爲朕黽勉從事以毋負所學安童尙幼若未更事卿謹輔導之
嘉謨嘉猷先告安童以達於朕朕將親擇焉衡對曰聖人之道至
大且遠而學者所得有淺有深臣平生雖讀其書所得甚淺今旣
蒙特命敢不罄竭所知言之所不知者亦不敢強也安童聰明有
持守告以古人語言無不領解臣苟有所知當卽告之但慮中有
間之者則難行耳臣入省之日淺淺見如此惟陛下明察自是數
訪問治道每見必以太平責之衡乃陳時政五事其一曰立國規
模前代建國北方奄有中夏者如魏如遼如金能遵用漢法故享
國長久文治可觀今國家當行漢法事在不疑然萬世國俗綏朝
勛貴一旦使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從亡國之俗其勢甚難非三十
年不能成功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校練甲兵隨時損益裁爲
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十六

三

定制如臣等輩皆足以任此在陛下篤信而固守之耳不雜小人
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庶幾可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效
矣其二曰中書大要仕者宜頒俸祿使資奉養未仕者宜定條式
俾就銓敘則可無失職之怨外設監司糾察污濫內由吏部考覈
資歷則逾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仕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祿
可得而差次矣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戶口之制皆宜早
定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則
在執政得人與不得人耳其三曰爲君難踐言防欺任賢去邪得
民心順天道六者爲君難之道也舉其要則修德任賢愛民三者
而已此之謂治本治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成矣其
四曰農桑學校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
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養人

之善欲其不欺非衣食以養其生禮義以養其心不可也徒患法令之不行不思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賢才皆思爲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令自行禁自止誠能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驅游惰之民歸諸南畝歲課種樹懇諭而篤行之十年已後當倉盈庾積非今日比自兩郡下及州縣皆設學自皇子以至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與灑掃應對以及治國平天下之道十年以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相成亦復非今日比矣其五曰愼微上悉嘉納之衡每有奏對上常令善譯者譯其言以進或譯言不能逮其意上輒自更定之居亡何辭有疾不復入省求還家養疾詔許之四年冬仍召至闕居久之六年奉詔與左丞張文謙贊善王洵同議官制乃厯考古今設官分職之本沿革之由與夫上下統屬之序其權攝增置之有弊者皆所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七

四

不取自省部臺院監司郡縣內外百司聯屬控制之體統后妃儲藩隆殺之等差悉圖爲定制以聞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入見奏事畢辭於上前曰臣之所爲辭者有三一則臣一介書生遽當大任非勛非舊不足以服內外之望二則無德無才不能辦國家之大事三則臣之所學迂遠與陛下聖謨神算不能脗合陛下直以虛名誤加采擢臣若不自度量冒當聖恩必旋致悔咎上曰此事出自朕意卿無復多讓衡辭之再三上命左右扶之出左右掖之曰有旨令先生出矣出至門復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當出省耶上曰出殿門耳後連日又懇辭皆不允是時尙書省立丞相阿合馬顯權恣爲威福衡乃摭其蠹國害民等事具奏之阿合馬欲以其子典兵柄衡持不可以謂國家大權兵民財三者父位尙書典民與財而子又典兵權太重所宜愼上曰卿慮阿合馬反耶衡曰阿

合馬不反而有反之道焉自古奸臣未有不由權重而反者上以語阿合馬阿合馬詰衡曰公何以言吾反衡曰吾言前世反者皆由權重耳君卽不反何故由此道耶阿合馬由是深銜之或語衡先生寢處無所防設有橫逆奈何衡曰聖天子在上寧有是設有之亦命也吾何暇他計哉居歲餘力以疾辭上令舉人爲代衡奏曰用人者天子之柄不斷自宸衷則啟人臣覬覦之漸臣不敢奉詔八年四月除集賢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方衡在中書時嘗奉旨教蒙古生四人後增七人至是有詔京師及四方願受學者俱得預其列卽南城樞密舊院以爲學而國學之建於是始衡自開學家事悉以諉其子賓客至皆謝不接謂學中若復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妨人或見怒謗止一已訓誨學者此上命不敢慢也衡以爲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培養數年足爲國用而是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七

五

時年已六十有二病日益臻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王梓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尙孫安高凝姚燧及弟燉劉季偉品端善鏘安中白棟皆驛致館下爲伴讀使與之磨礱浸潤以相成或問衡曰先生何不博選時俊而獨用門生也曰我但教人而已非用人也衡教授諸生凡講解經傳懇款周詳苟未領解則引證設論必使通曉乃已自算數字畫及投壺習射拜跪揖遜進退應對之節靡不俱習諸生或有疑問則爲之喜見顏面因語之曰書中無疑能以爲有疑有疑能使之無疑學斯有得矣衡嘗言敬敷五教在寬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則爲教者固當存心寬容也今國學大體雖務嚴密而其中節目須且寬緩大槩人品千萬不齊遽難以強之學記自一年離經辨志至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始終節次不可苟且致故教人不止因其才又當隨其學之所至

而漸進之蓋教人與用人不同用人用其所長而教人教其所短也其待諸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而開牖之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慎其萌孽而防範之故皆曰漸月漬不自知其變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凡從之學者悉爲成材卒皆爲世用矣十年諸生廩餼不繼稍稍引去而又權臣屢毀漢法四月召至上京議事面請還鄉里上命廷臣議其去畱姚樞謂衡之出處關世道之汙隆今日直當以聖賢之事待之則合辭奏之曰國學之建三年于茲教法嚴謹諸生問學有進今衡控辭實以年老疾多而上世數喪未葬此人子之孝道宜賜允從乃得旨而歸旣歸簡絕人事平居課僮僕事畊墾而已十三年七月修授時厯廷議以衡精通厯理詔起衡領其事十五年三月除集賢大學士兼領太史院事至是上眷愈隆每北還卽問衡起居狀病則賜杖給藥十七年春厯

成入奏皆跪奏事上令衡起賜坐勞問久之秋疾益進有旨令南歸除其子師可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十八年春疾甚醫者診之曰偏陽謂之疾今六脈皆平先生其瘳乎衡曰久病而脈平者不治吾殆且不起矣遂不服藥頃之稍間適當時祭奠獻如禮旣徹曳杖于門曰余心怍怍然瞑目久之曰死生何異乎乃歌昔賢所爲歌歌畢奄然而逝俄而雷電晦暝大風拔木城中士民無老稚皆往哭其門朝野之人識與不識莫不哀傷以爲斯道斯民其不幸乎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死後愼毋立碑但書許衡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至是從治命葬而無碑旣葬四方學者有不遠數千里來哭墓下者蒲人王楫哀經赴葬司賓者辭曰門人哀禮歟楫曰吾師也藝術之師歟賓主之師歟吾猶思乎報之無從吾將以媿夫王通氏之門人耳衡天資宏毅卓朕有守

當艱難窮阨之時其操益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飢渴之得飲食而於榮名世利畏之若探湯終始表裏一本於誠敬故天下信之無異辭聞君命未嘗不卽起然卒亦未嘗枉尺而直尋每入奏對以格君心爲己任氣象雍容言雖切直而無忤也出入禁中衛士輒舉手加額曰是欲堯舜吾君民者也逮其晚年義精仁熟道出羣物之表身備四時之和胸中浩然純乎天理而動靜語默周旋出入之頃無非至教天下之士聞之者知敬望之者知畏親之者知愛遠之者知慕而視其進退仕止爲朝廷之重輕其身任斯道之寄如此翰林承旨王磐德望蓋世少所許可然獨敬禮衡每與語輒曰先生神明也磐老矣無能爲役也及聞訃歎曰斯道其不幸矣朝廷設賜諡先生非文正無爲易名者衡嘗以魯名其齋上自朝廷下逮遐陬異域皆稱之曰魯齋先生而不復稱其官

其所著書曰小學大義曰讀易私言曰孟子標題曰四箴說中庸說門人集其說曰語錄衡薨年七十三制贈榮祿大夫司徒諡曰文正皇慶三年詔從祀孔子廟廷

臣禕曰聖賢相傳之道自孟軻旣沒無所傳受至宋而程顥程頤氏兄弟者出乃有以續其不傳之緒及朱熹氏作而其傳復續矣元與許衡繼起則又續所傳於朱氏者也當其被遇世祖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而世祖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作人而用之乃首建國學而衡自中書罷政爲之師衡之教學一本於聖賢之爲道攝禮樂之微權以通其用撥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於是彬彬然悉爲成材而數十年間號稱名卿賢大夫者多其門人矣嗚呼使聖賢之學大被於斯世而至于今學術以正而人心以一者伊誰之功也是其繼往聖開來學功殆不在朱氏下況

乎程氏朱氏未嘗得君以行其道而衡則蓋遇聖君居相位而有以堯舜其君民矣嗚呼盛哉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刑臺人也生有異質不爲兒童戲祖榮號鴛水翁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之學時鍾秉忠張文謙張易王恂皆同學州西紫金山而秉忠與翁爲同志友以故守敬就學秉忠所秉忠學通天人守敬學之悉得其旨要而又兼承家學之懿故其所造有異於尋常年十五六時得石本蓮花漏圖卽能準其式爲之又得尙書璇璣圖規竹爲之尤極其精順德城北有石橋歲久爲泥潦所游沒無能知者守敬輒審其地形而求得之人以爲神中統三年文謙爲中書左丞薦守敬習水利且精制度有巧思徵詣闕召對稱旨乃面陳水利六事其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餽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五

八

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揚州還河以避浮鷄洶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爲三渠引入城東可灌溉其地其三德順灋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卽可畊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漳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溢漳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潞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灋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灌溉尙有漏堰餘水東與舟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溉田亦可一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太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上覽其奏喜曰成吾國家之務者其斯人乎卽授提舉諸路河渠明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年從文謙行省西夏典復瀕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

古渠在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計溉田可九萬餘頃兵亂之後廢壞淤淺守敬爲行視因故道而濬導之更立閘堰役不踰時而諸渠皆通利夏人德之爲生立祠於渠上二年遷都水少監入奏言臣向自中興還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杏泊兀郎海古渠甚多皆可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溝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可溉田利甚博兵興以來典首者思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道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納其議行之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衆皆服其識十二年丞相伯顏總師南伐宋議立水站詔守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

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十五

九

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爲圖奏之悉如其言十三年都水監併入中書工部除工部郎中是歲改修新厯立局以庀事先是秉忠言大明厯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宜在所立改未及用其議而秉忠沒至是江南平天下混一上思其言遂舉行之詔守敬與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而文謙易領其事前中書左丞許衡亦參領焉守敬乃言厯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於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原所造與此處天度不符比量南北二極差約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宜盡攷其失更置之及擇高塏之所造木爲重棚創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

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得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侶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圖莫若以圖求圖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是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合而作證理儀表高景虛其象非眞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闕凡厯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食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其器凡有十三又作正方按九表懸正儀凡四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圓異方渾蓋圖月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攷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恂爲太史令守敬同知太史院事乃進所造儀表式於榻前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及夕上不爲倦因奏唐開元間僧一行令南宮說測景天下其可考者今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廣必多方測驗而後日月交會分數時刻之不同晝夜長短之不同日月星

乾坤正氣集

卷三 夏五

十

辰去天高下之不同可得周知上可其奏乃置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而出先從南北取直立表以測景南海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鍊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

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成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三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瑯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厯成守敬與諸太史同上奏曰帝王之事莫重於厯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厯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至漢造三統厯百三十年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厯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三十一年鐸洪造乾象厯始悟月行有遲疾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厯始悟以月食衝檢月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厯始悟以朔望及弦皆

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十六

十一

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沖之造大明厯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畱逆又三十三年鐸焯造皇極厯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成寅元厯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厯以古厯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厯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厯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厯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厯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惟我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厯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測到實數所攷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影逐日取對冬至前後

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已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凡減大明歷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鐳宋大明歷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眞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攷定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歷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丁酉望月食旣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乙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

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至今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不的者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歷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歷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歷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蓋自漢太初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應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歷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法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

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爲定式所創法者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審一日月行遲疾古厯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三百三十六限依梁疊格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爲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綦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爲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推變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趾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二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七十五

三

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是歲有詔頒行新厯賜名授時於是厯雖已頒而推步之式立成之數猶未有成書會太史卒守敬乃比次篇類整齊分秒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厯議擬稿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厯注式十二卷二十二年陞太史令遂奏上其書文爲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行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攷一卷新測二十八舍維坐諸星八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攷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有言漕事利便者或謂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嶺而上可至上都或謂瀘溝自麻峪可達尋麻林上命守敬裁度之其言灤河者至中道不可行而言瀘溝者亦以石阻舟不可通皆罷守敬乃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言京城運糧河不用一晦泉舊源別引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食山泊自西

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水門合入舊運河每
十里一置閘北至通州凡爲閘七距閘里所止重置斗門互爲堤
閘以過舟止水上覽其奏甚喜有旨令速行乃復置都水監命守
敬領之庀事於二十九年春明年秋告成賜名通惠河役興之日
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侶而守敬指授之其建閘處往往
地中得舊置磚木人謂非偶然先是通州至京城陸運糧歲若干
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及是舟運既通公私便之是
秋上自上京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特賜守敬錢萬二千
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守敬又欲於澄清閘稍
東引水與北渠河接置閘麗正門西流舟楫得環城往來事不果
行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成宗用廷
臣言開鎮幡竿渠召守敬至上都議守敬言山水頻年暴溢渠堰

非廣五十步不可而執政者吝於工費縮其廣三之一明年上北
狩會大雨山水下注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上謂宰
臣曰郭太史神人也使用其言豈有此耶守敬以年老懇請謝事
不允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事獨守敬以先朝舊臣朝
政賴以施爲不許其請其後凡翰林太史官不致仕蓋自守敬始
守敬以純德實學爲世師法其學所最長者曰天象衍數水利事
功初守敬之在西夏也嘗遡窮河源又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
縱廣數百里間皆爲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灌漑土
田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與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
之水去海甚遠而流峻急京師之水去海甚近而流舒緩其言皆
信而有徵古歷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
漸覺不齊而破分之論起守敬乃用百年爲率小餘之下增損各

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乃積年日法寫分換口之說皆所不用其所爲厯測驗既精設法詳具今且九十年無分毫差者舊儀悉多蔽礙且距齒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守敬所爲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環距端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秒至爲切密八尺之表夏至景長尺有五寸千里爲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唐一行雖嘗疑之而未之有改守敬乃爲表比古制加五倍上施橫梁每日中以符窾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視舊法但取表端之景者加審矣又嘗造七寶燈漏每大明會置殿中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造櫃香漏及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行幸所用又起靈臺水渾運渾天漏大小機輪二十有五皆刻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六

五

木爲衝牙轉相撥擊上爲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如天左旋環則各依行度退而右轉又欲依張平子爲地動儀及候氣密室皆究極其妙而未就也王恂以學自負者也每詣守敬見其匠制輒深歎服之許衡學爲世師語及守敬則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故生斯人也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

臣禕曰自古國家之興相與鞏丕基而宏大業者固資麗臣碩輔之力而又必有博識特見之君子通天人之學而明於術數事功者出其間以致夫彌綸之用朕後一代之治可得而成焉觀乎世祖之世若鐸秉忠竇默王恂郭守敬是已守敬視諸人雖稍後其尤稱宏博而傑特者乎夫自金宋以來學者務攻辭章以譁世而取重鮮有措諸實用者況乎天象術數水利事功之故當世不講久矣而守敬獨能任其絕學精神心術之所及度越古人遠甚用

能成一代之制而示百王之法元之爲國於是繼古帝而無媿矣
嗚呼賢才之生天實使之夫豈偶狀哉

擬元儒林傳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有在宋紹興間以孝行聞者父
疾禱于天乞以身代而父疾亦尋愈喪母廬于墓左夜見天光下
燭五采爛狀人以爲孝感郡上其事改其鄉曰純孝云履祥之將
震也其父適以事畱城邑夜夢家塾壁間畫虎甚文也已而冥虎
復升屋大吼既寤語人曰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吾始得男也耶歸
而子已生因以祥名之履祥生有異姿年十六從學郡闔補博士
弟子員居二年試中補太學生既乃自悔其非屏舉子業不事取
尙書孰讀而精究之年十九知嚮濂洛之學於是鄉先生何文定
公基王文憲公柏其學得朱熹氏之傳乃介其友王相登文憲之
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十六

去

門受業焉初見請問爲學之方文憲曰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
其本又問讀書之目曰自四書始既又因文憲以及文定之門自
是游從二氏間講貫益密造詣益精凡天官地志禮樂刑法田乘
兵謀陰陽律厯之類悉研究其微以充極於用而於四書五經尤
大有發明謂古書有注必有疏朱氏於論語孟子製集註多因門
人之問有所更定其問所不及者容有未備也及其於事物名數
或以爲非要而略之乃皆爲之修補附益成一家言曰論孟攷證
朱氏於大學旣爲章句又作或問而後之學者尙有疑焉乃隨其
章第衍爲疏義以暢其支申爲指義以統其會早歲嘗註尙書章
釋句解旣成書矣一日有悟盡斥衆說獨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
段提其章指與其義理之微事爲之槩考正字文之誤表諸四闕
之外曰尙書表註小戴禮樂記鄭元目錄謂十一篇雖合而略有

分焉孔氏正義謂鐫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者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錄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中又各自爲章總三十四章履祥以爲疑反覆玩繹見其十一篇者節目整然而正義所分固猶未盡乃爲之一加段畫而指義顯白無復可疑矣司馬氏資治通鑑取法春秋繫年著代鐫恕作外紀以記前事顧其說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繆於聖人不足傳信且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之所定固野而無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書聖人筆削亦何由而見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若此類皆不得以壁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尙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復加訓釋斷

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十六

七

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勒爲一書曰通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舉要二卷旣成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韓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司馬氏旣已論次而春秋以前迄無編年之書則是編固不可以莫之著也旣復自志其書曰荀悅漢紀申鑒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泣狀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厭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此吾述作之微意也履祥負其絕稟濟以精識於凡載籍悉加點勘平居涵濡於義理以踐修爲先務事事物物咸致其體驗之功何氏之所示曰審察克治王氏之所示曰涵養充拓服之終身常若有不及者家故貧中歲依二氏爲重文定卒於咸淳戊辰履祥以謂治喪之禮四方所觀瞻則方政按禮制而爲之議曰爲

師服者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古之制也布欄俗服也今之服總功以上者用之生絹鉤領之衫俗今之服總麻者亦用之服今總麻之服是不得同喪父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之吊服也其服亡矣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吊服也其制今猶存焉然古之士今之官也今之士其未仕者古之庶人也宜用古庶人之服而以深衣爲吊服昔朱子之服門人用細麻深衣而布緣矣然凡布皆麻古以三十升麻爲麻冕之布以十五升麻爲深衣之布深衣之麻自司馬氏朱氏皆云用極細布則深衣布用苧代麻久矣其緣則孤子純以素是喪父旣除之服也孔門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服除之服爲若喪父無服之服其純用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失其制矣以白巾代之而加經於冠可也加麻之經總服之經也今用總麻而小可也加麻之帶總服之帶也今用細苧可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五

七

也所謂疑衰擬於衰者也文憲乃與治喪者首遵用之而履祥因復考深衣之制爲之外傳及文憲沒履祥率門人制服如初鄉人乃始知師弟子之義繫於常倫之重如此履祥夙有經世大志嘗出游杭都諸公貴人爭相引重因進牽制搗虛之策輒弗售謝歸及旣阼危乃思其言而以廸功郎史館編校起之則已不及於用矣宋旣改物遂潛晦不耀里居教授間出講道郡城受業者恒數十百人學者不敢字之因其所居在仁山之下稱之曰仁山先生大德七年卒年七十二元統二年列祠學宮侑食何王二氏至正七年賜諡曰文安

許謙字益之婺之金華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尙書六世祖實學于胡文昭公瑗號稱能以師法終始者元豐間居吳之笠澤尋又徙婺遂占籍焉父觥淳祐丁未進士卒官宣教郎主管三省樞密

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之子爲子卽謙也謙甫能言母陶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莊重如成人旣長遭國亡而家亦破自力於學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讀之所涉向博而有疑無所從質聞鄉先生金履祥深明道學之要其學得於王柏氏何基氏而何氏學於黃文肅公榦黃氏之學朱氏之學也乃委己而學焉於是履祥年已七十而謙三十有一矣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履祥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每事每物求夫中者而用之蓋自其登金氏之門卽以聖賢之學爲已任師弟子間口授指畫盡得其相傳之奧閱四年而金氏沒謙乃益加充闡自得者爲多於書無所不觀窮探聖微有不可通卽不敢強於儒先之說所未安者亦不敢苟同也其讀四書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七

五

集註章句有叢說數釋義理惟務平實其言曰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而義廣讀者或得其粗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曲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爲新奇者其弊正坐此耳讀詩集傳有名物鈔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搜遠索而以已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時與崔氏不能盡合每誦其師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它人言之則爲讒賊要歸於是而已讀春秋三禮有溫故管窺春秋大義凡數十百條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參伍攷訂求聖人制作之意順天地之理酌古今之宜使通於上下皆可遵用中歲以還於易尤深仰觀俯察益有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闔闢之故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又嘗句讀九經儀

禮三傳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嘗謂士之爲經苟句讀有不明則義理滋晦其事若小所失蓋甚大也其於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訖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尙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且謂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幾故附於續經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書成以示其友張樞爲言運祚之延促豈必推之天命猶有人事焉漢世儒者言災異之興消復之術皆欲近修人事天人之際精禪相盪善惡吉凶之應其猶影響有國者不可不仁民蓋以此也凡其爲書俱已行世其述作大旨具見序引文多不盡載謙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爲博聞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而異端之說必洞究其蘊奧其教學者

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十六

干

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切內外殫盡爲學者師四十年門人殆千餘人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趼唯恐後之邵使者數列其行義于朝郡舉茂才又舉遺逸以應詔皆固辭江浙鄉闈嘗請持文衡亦辭不就然雖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丁未熒惑入南斗向己而行菑應在吳越是歲大祲謙憂之貌加瘠或謂曰先生豈食不足耶而貌瘠甚何也荅曰今公私匱乏道殣相望吾食寧獨飽耶迨其勉年身任正學之重海內多士視其安否以爲斯道之隆替焉後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交友來會葬者若干人因其自號以題其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郡府祠之于學宮至正七年賜諡曰文懿邵使者及御史復建言宜專立祠事乃卽郡城東作祠祀何氏王

氏金氏及謙曰四賢書院二子元亨皆篤學世其家

論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孔子乃集其大成宋周程氏者作復續斯道之統而道南之學由楊時氏一再傳爲羅從彥氏李侗氏至朱熹氏又集其大成者也然孔門羣弟子唯曾氏之傳得其宗曾氏以其所傳傳之子思子思以傳之孟子一出於正焉朱氏之徒亦衆矣得其宗者惟黃幹氏幹傳何基氏基傳王柏氏柏之傳爲履祥爲謙其授受之淵源如御一車以行大達如執一籥以節衆音推原統緒必以四氏爲朱學之世適亦何其一出於正粹然如此也程氏之道至朱氏而始明朱氏之道至金氏許氏而益尊用使百年以來學者有所宗鄉不爲異說所遷而道術必出於一可謂有功於斯道者矣大抵儒者之功莫大於爲經經者斯道之所載焉者也有功於經卽其所以有功於斯道也金氏乾坤正氣集卷一百七十五

三

許氏之爲經其爲力至矣其於斯道謂之有功非耶

古琴操

春秋時晉大夫有從事于外而不得養其母者作皇天操

皇天至仁冒下土兮翰林總總各獲其所兮我獨何爲不得以養其母兮育我鞠我亦已太苦兮養之弗時我何爲者兮自我徂征離此膝下兮有食孰以食疾痛其孰摩撫兮我之念母心焉如縷兮母之念子亦豈寧處兮皇天之毒我其終我祐兮

右皇天操凡十韻

戰國時楚臣有忠其君而被竄逐者作江漢操

江漢滔滔注于東只豈惟江漢百川朝宗只臣之事君所盡者忠只臣忠之盡見謂爲狂只我君聖明如日正中只豈弗臣察其或未遑只抑臣實有罪盡后諸躬只自今以往矢益竭衷只臣雖身

遠臣心上通只臣心之通君終臣容只謂臣不信江漢其同只

右江漢操凡十一韻

越操二首 并序

越人周君之居有曰蓮花方丈者鉅公峻人既多爲之賦咏吾友胡仲申氏又用楚音作越歌二章以貽之夫越之山水勝矣秦望雲門始置勿論卽郡城言之臥龍之山隱然中踞其外則鑑湖之水散而爲陂渠雲樹烟波與闌闌相暎帶浙東諸郡莫或及之故晉江左以還衣冠之流於焉畢上及宋南渡以後鐘鼎之家尤盛於茲於是其流風遺響今皆不可復見而山光水色今古不殊攬者蓋不能無慨然之思矣予聞臥龍一名種山越大夫文種事越王勾踐旣滅吳成功而勾踐賜之死其墓在山上故山以得名鑑湖周回三百十里唐玄宗嘗以一曲賜賀知章知章棄官徒步歸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六

五

鄉里爲道士有請故也周君之居前直種山下俯鑑湖其讀書寫畫之餘最好鼓琴予因爲種山鑑湖二操遺周君仲申之歌音韻幽遠庶幾郢人之寡和者故不復襲用其意云

仇我者吳覆我家邦君之辱矣臣死則當臣敢愛也以有宗祀以身嘗吳庶雪君恥吳旣沼矣越則弗沼豈臣之功君實有道功臣之難君不臣全今君死臣臣其敢寬

右種山操

湖水悠悠有澄其波中洲何有有蒲有荷維荷有華載靜以芳其葉灑灑可以爲裳維波之澄實同我心返我初服以濯我纓彼世之濁孰止乎足世不我知反以我爲獨

右鑑湖操

來歸操 并序

士君子遭世亂離其能保身而全名者鮮矣此出處所爲難也東漢之季管幼安避地遼東二十年及天下旣定乃始來歸晉當義

熙末不能國矣陶元亮用是託督郵之故以行而歸去來辭作焉
嗚呼二子豈所謂能保身而全名者耶深永劉君有道之士也往
歲避兵攜家寓浙東淪落久之因爲縉雲郡博士今干戈旣戢乃
棄官奉母復歸乎故鄉迹其出處之節殆合乎二子矣予竊嘉之
爲作來歸操以述其志云深之水有魴有鮒有鮒深之土有秫有秠我
胡不歸兮以釣以耜奉我老兮有母撫我稚兮有子我今其歸兮
于深之溪我思古人兮處世之否惟求其志兮豈必乎仕古人何
爲兮庶吾其企來歸之樂兮樂其有已

瓊響操

瓊響者古琴名宋內府故物也其腹題云慶厯五年臣道士衛中
正奉聖旨斷崇寧四年臣馬熙先奏聖旨重修宋旣納土是琴亦
入貢于元世祖皇帝用以賜其臣廉恒陽王王昶而家廢杭人徐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六

三

氏以重購得之今復歸于嘉興濮氏金華王禕爲作瓊響謄因以
貽濮氏其辭曰

鈞天奏兮帝所玉交振兮思眈眈其愁予託餘聲兮遺下土帝有
命兮活哇不得使爲伍海天冥冥兮月在字感幽微兮鸞鳳舉紛
百靈兮屏營而來扈至音兮焉窮于齡兮萬古

烏傷操

般陽王德茂葬其親嚴州烏龍山之陽而築廬墓左以居焉大夫
士咸爲取蓼莪之義以賦詩蓋嘉其能孝也嗚呼王君誠能孝者
歟昔吾烏傷當秦時有顏氏者葬其親而躬負土焉羣烏畢集銜
土以助之烏吻皆傷也因名縣烏傷予其縣人雖習知顏氏事而
行不能無愧故聞德茂之能孝而心爲之惕然爰作烏傷操其辭

曰

生我者天天實罔極只哀哀人子曷報厥德只既壤而樹匪躬則
劬只有相維烏其尾畢邁只我親我喪烏亦何與只曾是銜土吻
血不顧只烏豈有知有以致之只哀哀人子如何弗思只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七十六

古

王忠文公集卷十二

明王 禪著

涇縣潘錫恩校

孔子廟庭從祀議

孔子廟庭從祀者凡百有五人自澹臺滅明至孔鯉七十一人皆受業聖人之門而承聖人之教者也自左邱明至許衡三十四人皆傳註聖經尊崇聖學而有功於聖人之道者也蓋自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邱明至范甯等二十一人從祀廟庭及宋元豐七年復增荀况揚雄韓愈以世次先後從祀左邱明二十一人之間淳祐元年乃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列于從祀景定二年又增張栻呂祖謙咸淳三年又增邵雍司馬光及元皇慶二年乃以許衡繼宋九儒居從祀之列所謂三十四人者也以今論之漢儒之從祀者十四人而猶闕者一人董仲舒是也唐之從祀者一乾坤正氣集卷一百一十七

人而猶闕者一人孔穎達是也宋之從祀者九人而猶闕者四人范仲淹歐陽修真德秀魏了翁是也元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吳澄是也自夫孟軻旣往聖學不明邪說盛行異端並起厯秦至漢諸儒繼作狀完經翼傳局於牖門之學而於聖人之道莫或有聞惟董仲舒於其間號稱醇儒其學博通諸經於春秋之義尤精所以告其君者如天人性命仁義禮樂以及勉強遵行正誼明道之論皆他儒之所不能道至其告時君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隆孔子之教使道術有統異端息滅民到于今賴之則所以尊崇聖學者其功殆不在孟子下以荀况之言性惡揚雄之事新莽猶獲從祀而仲舒顧在所不取何也秦火之後聖經闕逸漢儒收拾散亡各爲箋傳而偏學異說各自名家晉宋以來爲說滋蔓去聖旣遠莫可攷證學者茫昧不知所歸唐初孔穎達受詔撰定諸

經之疏號曰正義自是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於正義者謂之異端誠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是其所以傳註聖經者較之馬融鄭康成輩功無所與遜且何休註公羊而黜周王魯王弼註易而專尚清虛害道已甚朕在祀列胡獨至於穎達而遺之也聖人之道或著之事功或載之文章用雖不同而實則一致三代以下人才莫盛於宋東都其間慨朕以聖人之道爲已任而著之行事者范仲淹而已其言以爲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伊尹之任無以尚之况當其時天下學術未知所宗尚而仲淹首以中庸授張載以爲道學之倡蓋其爲學本乎六經而其議論無不主於仁義雖勲業之就未究其志而事功所及光明正大實與司馬光相上下自聖道不行世儒徒知章句以爲事而孰知聖人經世之志固不專在是也歐陽修與仲淹同時實倡明聖賢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十一

二

之學而著之文章其易春秋諸說詩本義等書發揮經學爲精至其欲刪諸經正義讖緯之說一歸於正尤有功於聖道其爲言根乎仁義而達之正理所以羽翼六經而載之於萬世至於本論等篇比之韓愈之原道夫復何愧而世之淺者每目之爲文人夫文以載道道因文而乃著雖經天緯地者亦謂之文而顧可少之哉朕則如范仲淹之立功歐陽修之立名皆可謂有功於聖人之道者韓愈司馬光既列從祀則此二人固決在所當取者也自周敦頤接聖賢千載不傳之緒而程頤兄弟承之道統於是有所傳迨朱熹有作五經四子皆有傳註論述統宗會元集聖賢大成紹程氏之傳其中更學禁其道不行於是真德秀魏了翁並作力以尊崇朱學爲已任而聖賢之學乃復明眞氏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魏氏所著有九經要義大抵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

諺其於聖人之道可謂有功而足以繼朱氏所傳之緒矣是則此二人者固又當繼朱氏而列於從祀者也及元興許衡起於北方尊用朱氏之學以教人既有以任斯道之重而其時吳澄起於南方能有見於前儒之所未及孝經大學中庸易詩書春秋禮皆有傳註隱括古今諸儒之說而折衷之其於禮經尤多所刪正凡以補朱氏之未備而其真修實踐蓋無非聖賢正大之學則其人又可謂有功聖人之道固宜與許衡同列於從祀而不可以或遺也按祀法有功於聖道則祀之是七人者其有功於聖人之道如此而從祀闕焉此甚不可蒐累代之曠典昭萬世之公議舉而明之固於今日矣又按聖孫孔伋故列孔鯉之下而曾參亦在曾皙後咸淳三年始升配享於顏孟爲四侑東坐而西向父以從祀立廡下而子以配享坐堂上尊卑舛逆莫此爲甚聖人之道在於明人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十七

三

倫而先自廢亂何以詔後世借曰曾子子思以傳道爲重臆子必當爲父屈昔魯祀僖公躋之閔公之上傳者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以爲逆祀今孔氏會氏父子之失序非逆祀乎是故曾參孔伋今當降居於曾皙孔鯉之下又司馬光於程顥程頤爲先進張載於二程爲表叔而位次皆在下其先後次序亦不可不明咸淳之定從祀徒依朱子六贊以周二程邵張司馬爲序而不知朱子之贊特以形容六君子道德之盛初未嘗定其先後之次胡可遂據以爲準乎是故司馬光張載今當陞居於程顥程頤之上若夫荀況揚雄何休王弼之徒有不當與於從祀者茲又未敢以遽數也嗟乎天下之禮有佾緩而實急佾輕而實重者以其有關於名教也公議所在孰得而廢之況乎禮文之事自儒者出則於有功聖道之人禮所宜與祀而未稱於禮者固不得置之而不之議也是

用疏其爲名教所係而公議之不可廢者列之如右庶幾議禮之君子有所采擇云

泉貨議

天下之物以至無用而權至有用者泉貨是也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貨者言其用其制先有銅錢後有楮幣銅錢之制自五帝三王下更歷代莫之有改其爲法最古而楮幣之制所謂關會交鈔者又所以權錢而行金宋之末造也之二物者握之非有補於暖也食之非有補於飽也而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命之日衡於國家者恒賴以爲生民之大命而不能以一日廢一日或廢則國家之命幾乎息矣故曰以至無用而權至有用者泉貨是也國朝因時制宜襲近代之法一切用鈔而錢盡廢不用自中統至元鈔之行且一百年中更至大雖嘗改法狀旋亦卽復舊乃

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七

四

自頃歲以中統交鈔重其貫陌與至元寶鈔相等並行京師復鑄至正新錢使配異代舊錢與二鈔兼用其意殆將合古而達今而不知適以起天下人心之疑夫中統本輕至元本重二鈔並行則民必取重而棄輕鈔乃虛文錢乃實器錢鈔兼用則民必舍虛而取實故自變法以來民間或爭用中統或純用至元好惡不常以及近時又皆絕不用二鈔而惟錢之是用而又京師鼓鑄尋廢所鑄錢流布不甚廣於是民間所用者悉異代之舊錢矣嗟乎二鈔者國家之所用而民則以爲棄物而弗之用舊錢者國家未嘗專以爲用而民爭相寶愛而用之是天下之民反操國家之柄而國家之命已下制於民泉貨之弊莫此時爲甚矣詔旨屢飭禁令愈嚴民頑狀相視而弗之恤而上之人亦坐視其法之弊舉無策以拯之民情所至如水就下勢之趨嚮不可復遏是故善爲天下者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以爲利上之人何故而不爲今外宰相得承制行事亦旣審察民情卽江浙省府治鼓鑄歲月之間國用頗賴以資給則其爲効固有不可誣者朕其所鑄乃當十大錢止用于杭城而不足以行遠間有流布諸路者民亦易視之弗信泉貨之弊自若也愚竊以爲今日鈔法宜姑置弗問而錢法當在所速講錢法之議有二一曰廣開鼓鑄二曰罷鑄大錢考之史傳漢郡國皆得鼓鑄而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唐亦卽出銅所在置監天下鑪九十有九宋鑄錢總二十六監而諸路所鑄其數多寡各有差其法皆爲不可廢賈誼所謂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者此謂不可使民私鑄爾非謂官不當廣鑄也夫錢便於貿易而銅不便於轉輸轉輸不便故卽其所出而鼓鑄貿易相便故隨其所在而流布此勢之必朕而國朝至大中亦

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

五

置江淮等六監此可見鼓鑄之開當廣矣自周景王楚莊王欲鑄大錢其臣卽以爲非漢之赤仄以一當五王莽之大錢五十蜀之直百後周之當千唐之乾元後唐之永通宋之熙寧皆爲當十大抵一時苟且之爲張商英言當十錢自唐以來爲害甚明蓋大錢質輕而利重利重故盜鑄者多質輕故寶愛者少小錢費厚而利均費厚故盜鑄者少利均故貿易者平此亦勢之必朕以歷代大錢皆旋踵而廢而至大大錢今亦存者無幾此可見大錢之鑄當罷矣由是言之鼓鑄不可不開而監局之置不可不廣大錢不可不罷而小錢之鑄不可不多爲今之計無踰此者且今江浙地大物衆省府鼓鑄固必仍舊其浙東西江東閩中諸路宜各斟酌所在分置監局或一州二州卽爲一鑪而凡所鑄錢必以漢五銖唐開元金大定宋大觀及今至正小錢爲則其大錢更不復鑄夫鼓

爲廣則造錢多而人易致小錢多則稱物均而人知貴易致則其
用不匱知貴則其行可久推而放之其法將徧諸天下而準固不
特江浙一省而已至於權銅有禁尤當加嚴宜如唐制佛像以鉛
錫土木爲之唯鑑磬釘環鈕得用銅餘皆禁絕又民間所有銅皆
得入官官爲鼓鑄除工本之費更取其三而以七歸于民而又鼓
鑄之際關防嚴密製作精緻定其輕重而有度平其出納而有常
如是則今日之錢殆可流於地上而異代之錢將不銷而自廢矣
於是國家之命得以伸於民民生而由之而可遂因民之所利而
利之莫此爲便匡今之弊以復古之道爲計宜無踰於此者上之
人豈亦不是之思誠思之顧胡爲而不亟於行也抑嘗因是復有
其說古者三幣珠玉爲上黃金爲中白金爲下後世或爲二幣秦
制黃金以鑑爲名及銅錢是也今誠使官民公私並得鑄黃金白
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七

六

金爲錢隨其質之高下輕重而定價之貴賤多寡使與銅錢母子
相權而行當亦無不可者且今公私貿易若於銅錢重不可致遠
率皆挾用二金藉使有司不明立之制而使之用公私之間有不
以之爲用者乎是則用黃金白金爲錢與銅錢並行亦所謂因其
所利而利之者也或者顧謂廢錢而用鈔實祖宗之成憲而於術
數之說爲有符今唯用錢無乃稽之典章驅之圖讖有相乖違者
乎是不厭天下之法雖聖人不能使之久而無弊及其弊也固未
嘗無法以球之變而通之存乎人焉耳而可泥於拘攣之見偏於
尋常之論哉記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夫弛而不張張而不弛要
皆非先王之所以爲天下者弛之張之與時宜之斯爲善矣嗟乎
當今時事之急可言者衆矣朕孰有急於泉貨者故述斯議席上
之人得採擇焉

七出議

禮大戴禮
本命篇

妻有七出不順父母無子淫妬惡疾多言竊盜是也而

又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與更三年之喪前貧賤後

是也

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後世之議者或曰婦人不順父母淫妬多言竊盜其爲罪而見出宜也若無惡疾乃其不幸非其罪也而去之非禮也聖人之制禮豈其若是嚴甚哉故七出定爲五出於禮爲稱也曰聖人之制禮嚴與寬蓋並用也惟其嚴也故有以合乎天理之公惟其寬也故有順乎人情之正寬嚴相適而制禮之意得矣今自七出言之無子惡疾固婦人之不幸也而出之若過乎嚴矣夫三不去者婦人孰無之使其無子惡疾矣而或其所取無所歸也與更三年之喪也前貧賤而後富貴也則固不得而去之也是又未嘗不寬甚也夫夫婦之配偶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七

七

人倫之本也聖人之制禮其必審於此矣故曰寬嚴相適聖人制禮之意所以爲中也或曰惡疾無子而或有是三不去者固不去矣使或無是也則其出也庸豈其罪歟曰妻道二一曰奉宗祀也一曰續宗嗣也二者人道之本也今其無子則是絕世也惡疾則是不可與共粢盛也是義之不得不絕者也夫不順父母以其逆德也淫以其亂族也妬以其亂家也多言以其離間也竊盜以其反義也五者其惡德之見絕於人者也無子之絕世惡疾之不可與共粢盛二者其惡德之見絕於天者也其於義所當絕均也或曰古者諸侯一夫人六姪娣兩媵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藉使妻有惡疾無子則固有妾足以生子而奉祀奚必妻之出也曰禮莫重於嫡孽之分所以培化本而窒亂源也庶孽正嫡家國之禍莫不由茲苟因妻有惡疾無子而成庶孽之寵以啓爭奪之禍

是家國之大不幸也。又况庶人有妻而無妾其爲不幸也尤大。夫因婦人之不幸而致家國之大不幸輕重之際聖人故有以權衡之而謹其始矣。朕則以惡疾無子而出妻義之不得已而禮之不可免者也。或曰禮者先王教人之具律者聖人御世之準。故禮虛文而律實法也。七出之文雖載於禮而五出之法今著於律奚爲其不可也。曰禮與律非二物也。禮者防之於未朕律者禁之於已。朕皆緣人情而爲制。禮之所不許卽律之所不容。出於禮則入於律也。惡疾無子之當出其著於律。歷代相因未之有改。由人情之所同也。禮律二者均爲聖人之所制其輕重之際詳矣。七出之目胡獨於今而廢之也。故嘗論之。夫婦之道以義合以禮成者也。其成也則納之以禮不合也則出之以義。聖人之所許也。禮載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乾坤正氣集卷百七七

八

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守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頌以竣命。大夫以下出妻。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頌以竣命。是其進退之間從容孫順有如此先王因其義之不得已而禮之不可免所以存其辭而不廢也是故孔氏之家三世嘗出妻矣。使果以出妻爲難也。朕則聖人非歟。由是論之徇私情睚細惠不知禮義之大節謂婦人無子惡疾爲不當去而欲減七出爲五出者可謂野於禮也已。

宋景濂像贊

外和而神融內充而面睟衣冠雖晉人之風氣象實宋儒之懿夫其知言以窮天下之理養氣以任天下之事隱則如虎豹之在山出則類鳳麟之瑞世後乎千載而有存中乎兩間而無媿此蓋古

君子之所難狀吾謂斯人之必至

戴叔能像贊

蕭蕭乎冰雪之姿濟濟乎山林之服萃和氣以中充藹高標而外肅蓋其著述之富有年于茲而進修之勤惟日不足將自致乎儒林文苑之間庶幾繼往哲之芳躅

趙子常畫贊

形癯而體胖神清而氣完躬其純美之質奮乎強盛之年如不勝衣而學將以成乎已但不能言而心蘄以合乎天人徒見其長往於林壑而孰知其上希於聖賢也耶

韓君畫贊

并序

韓君致用名謬其先爲安陽人宋建炎初從南渡家于會稽故君今又爲會稽人焉韓氏故宰相家儋爵析圭光顯繁世時殊事異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七

九

雖世祿弗延而其後人皆自立於學以世其道德維君子名聞克有淑質其於學問殆若夙成出入元微上下今古所謂明體適用有本有文者也狀其智識超融襟度宏敞厭薄世故而不以繫於外屏絕私欲而不以蔽其內等軒冕如桎梏嗜泉石如膏肓不爲物先而恒瞠若乎其後又豈所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耶會稽佳山水有五雲溪者山水尤勝君乘興卽遨遊其間因自號曰五雲生故或論其趨尙幽隱遺棄氛垢操特立獨行之節懷長往不返之志類乎疾物以矯情高棲以危行者矣予竊以爲君之自處雖不繫於物然未嘗不與物交者也遠而不攜邇而不迫非有道之士安足以及此哉君與予游交誼爲厚知君之深宜莫予若觀其畫像形諸贊辭其辭曰

恂恂韓君秉德不渝不剛以撓不柔以紆不抗乎高不淪乎汙維

執其中與道爲徒相其外矣溫恭其軀梧竹之標形容則癯相其
內矣心清而虛縣鑑止水神明孔腴華利之區榮名之涂世非我
遺我則靡彫銷聲養粹其情舒舒既純既完不肆不迂保厥所有
有而弗居逍遙而遊遊乎物初我觀若人實與道俱彼昏不知攘
權競譽身爲物役民沒斯須自過其躬亦任以愚韓君恂恂是鑒
是圖何以昭之我言不誣

福寧王尹贊

并序

史氏之法於死節死事之辨有輕重之權衡焉蓋以爲人之死雖
同而所死有不同死事者一時變故之所激夫人或能之至於死
節則非見義明而識理正者不能也豈所謂非死之難處死爲難
歟抑所死雖不同要皆不可不謂之能死歟國家混一百年承平
之盛極矣乃自頃歲寇盜竊發名都大邑殘廢殆盡朕其間守土
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七

十

之臣之能死者固班班狀可數也以吾所聞閩越之間其能死者
得二人焉得死事者一人曰崇安縣尹彭君庭堅得死節者一人
則福寧州尹王侯是已侯諱伯顏字伯敬濱州沾化人身長八尺
美儀度倜儻有大志嘗語人曰世治爲良臣世亂爲忠臣庶無媿
此生耳弱冠游京師受知駙馬荆王王拜丞相行省湖廣辟侯知
印歷宣使滿考調永之祁陽湖之烏程兩縣尹皆以治最聞陞信
州推官平反冤獄甚多至正九年有詔遴選守令侯用薦者以朝
列大夫尹福寧越再期政化大孚十二年春除福建轉運鹽使司
副使時盜賊充斥且逼州境侯因留不行曰福寧民猶吾子耳吾
忍舍之去乎乃募民兵訓練爲備又諭鄉民各團結自相保十一
月庚辰賊入境侯及中子相引兵與戰敗之已而賊大集侯還守
州治壬午賊攻西門侯奮身率先力戰賊稍卻俄而馬中流矢遂

陸地被執賊首謂侯曰公廉能名素著欲屈公仍尹此州何如侯罵曰吾受天子命守茲土義當殺賊今乃敗政有死爾寧能從賊反耶賊怒強之跪侯曰此膝可斷不能跪賊賊愈怒令左右毆之侯嚙舌噴血賊面大罵曰吾失守茲土義當死反賊殺我卽殺何毆爲朕我可殺慎勿殺吾民也會賊執監州至責之曰汝何得與王州尹同拒我也侯又大罵曰起兵者實我非監州且吾起兵滅賊爾何名拒耶吾生不能殺賊死當爲神必汝殺矣賊愈益怒侯遂遇害臨川神色不變立而受刃出血盡白頭墮而體不仆時年六十矣死後數日面猶如生民無老穉號哭晝夜不絕賊亦悔殺侯有毒蜂如雲屯賊庭民請葬侯尸尸葬而蜂散賊中時時見侯引兵入州治見者皆驚蹶而賊首無疾輒自斃侯之旣死也相尋亦被執賊欲使之官相曰吾與爾賊義不共戴天顧欲事爾耶亦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七

十一

死之相妻潘亦被執賊首欲亂之潘慟哭曰吾以失所天死固其所豈以身受辱卽絕不飲食及其二女亦皆死焉嗚呼若王侯謂之能死其節非歟傳稱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非侯之謂歟侯不惟自死能盡節而子若婦悉秉節以死豈忠義固皆天性歟徵諸史氏之法誠在所深取是用備敘其事且係之贊用著今日爲國死難之有人爲人臣之勸云爾贊曰

矯矯王侯萬夫之雄孰爲大節爲臣死忠爲臣死忠遑卹厥躬維躬可殺名不可毀死而不朽是謂不死嗚呼王侯英風千祀

潘先生畫像贊

氣清神腴德容藹如深衣大帶端拱徐趨臨雍拜老則李躬桓榮用儒飭吏則兒寬仲舒故其進爲邦家之龜鑑退爲郡國之範模古之所謂鄉先生者豈非斯人之徒歟

自贊畫像

讀古人之詩書被今人之冠服其見於外或乃謂爲有餘朕存諸中吾自知爲不足也

趙敬德畫像贊

氣雖腴而能清體雖癯而實偉律度以提其儀容規矩以制其操履當其方壯也玉雪姿質咸謂異代之王孫錦繡文章共稱當世之學士及其垂老也收斂英華沈潛義理藹乎西漢之醇儒儼朕東魯之君子慨鄉學之無幾庶斯文之在此尙千載以自期詎百年而遂止

蘇伯夔像贊

眉山之裔穎濱之支受才孔碩發聞于時方其仕也如漢仲舒以儒飭吏佩玉而趨及其止也如晉淵明棄官而歸田拂袖而行鄉乾坤正氣集卷百七七

主

寧山

山之爲物寧則其體自元氣之肇凝卽一形之永峙厚重而能安蘊畜而無匱是故前聖論爲仁壽大易象其艮止猗歟君子厥德孔侶齒既尊而巋朕爵愈崇而屹爾欲處世以長存爰在物而自儼豈不以壽者寧之功止者寧之理吾殆見其將登于空同而齊年於廣成子矣

虞先生戴笠圖贊

猗文靖公青城山樵繼百年之學術擅一代之文豪當其舒英揚翹際乎熙朝細書東壁之府載筆西清之曹擗天藻以洒翰擢宮錦而爲袍雖方朔金馬之避世太白金鑿之應詔曾何足儼峻而聯高及其挂冠神武返乎林臯竹簟茅屋之間曠焉巾野服之逍

遙病臥秋風日著茂陵之稿行歌春夢時攜僊耳之瓢睨八極而志隘曠千載而神超蓋其進也負道義如邱山之退也等富貴猶毫毛百世之下覩茲遺像亦可想見其風標也已

端本堂頌

并序

皇帝卽昨十有七年爲至正九年冬詔以皇子春秋日長宜親師就傳以知學拜諭德贊善各一員文學二員仍命以翰林學士直學士待制兼其職復置正字司經各二員卽興聖宮西偏故宣文閣改曰端本堂以爲隸學之所乃十一月九日皇子始就學其禮皇子坐於皇帝位之右而左向其左設師傅之位諭德以下以次左坐而右向復置几其間以奠裕宗皇帝所誦聖典比授經則別設授讀位司經正字執經導皇子及諭德以下各就授讀位相向坐授畢乃復本位而宗親大臣子被選爲伴讀者凡十人竊惟儲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十七

三

貳者國家之本而親師就傳以知學又儲貳之本也是以古先哲王登崇主鬯以尊宗廟而重社稷莫不選天下端士孝弟博文有才者以衛翼之輔導以經義而納之軌物故其見正人聞正論行正道左右前後莫匪正直用能養其德成其器以基天下之命所謂端本者也惟我有元自太祖皇帝肇興武功聿成厥家世祖皇帝誕敷文德大造區宇列聖相繼重基累構益茂武烈以繼天序子子孫孫承之無疆肆今皇帝陛下躬其聖神傳有大器夙夜兢業以修太平持盈守成有周成之風清淨寡欲有漢文之懿雖甚盛德茂以加矣以故克享天心多歷年所顧念宗社萬世之計在定國本思有以衛翼而輔導之端本之堂于是乎建斯蓋國家之盛典一代之宏規推較古今無所與讓贊述之作其可以已臣愚不敏庸敢拜手稽首而獻頌焉其辭曰

興聖之宮皇帝攸居前殿後閣東西萬廬有翼者堂在殿西廡
堂何爲皇子來處維時皇子是爲國本以承宗社繼體維謹輔養
聖功貴早有圖猶本在木必培其初皇帝曰嘻汝其就學前謨往
訓用益汝覺皇子敬恭來處于堂彞文曠典以莫不彰良傳碩師
左右挈提吉人正士前導後規仁義之原成敗之迹經史在列式
受敷繹廣廈細瓊諷誦從容狗馬聲色靡接於躬日就月將適觀
緝熙朝斯夕斯聖敬並躋前星有光于以增之少海旣潤于以凝
之國本旣端國本斯定神器有歸祇迓天命乾健而正離繼而明
規重矩疊丕開太平稽諸縣代亦有遐則博望之置承華之闕處
有非地厥就乃卑維今端本孰盛與夷巍巍我元葉萬年億歷祚
延洪係在今日於維斯堂擁休蓄靈邦家之基永永是徵

日月山祀天頌

乾坤正氣集卷一百七十七

西

臣聞惟天子得祭天而祭天必於高邱古之制也聖元龍興肇基
朔漢遂建大號以臨天下朕國俗本有拜天之禮衣冠尙質牲品
尙純帝后之宗戚助祭非此族也不得與焉報本反始之意可謂
出於至誠者矣當太祖天造之始東征西伐禮文之事固未暇遑
太宗戡金之五年歲在戊戌時中原甫定卽命孔子五十一代孫
元措取曲阜太常雅樂輦其歌工舞節與樂器俎豆祭服至于日
月山及憲宗二年壬子之歲秋八月始卽日月山以祀天推太宗
睿宗配焉旣又用元措言並祭昊天皇后土始大合樂一代禮樂之
興肇於此矣當其時羣臣奏對之際上問禮樂何始左右以堯舜
爲對則其所以立神基肇人極者聖謨睿略何其宏遠也按日月
山國語云哈刺溫山在和林之北實祖宗興王之地古者王者祭
天則日月從祀日居東月居西今天子祀天茲山而山適以日月

名此其嘉符瑞應開萬世無疆之基者尤可徵不誣也厥後世祖
定鼎于燕首建廟室成宗于國南郊肇立圓邱武宗躬行禋享英
宗復置鹵簿至于文宗爰祀郊邱肆今天子踐位以來郊邱祀天
禮凡荐舉前作後述歲輯月增容物典章煥然畢備彌文之盛無
復有加原其所自則日月山之祀固其權輿哉竊觀漢唐之君間
能稽古禮文祇舉郊祀必有儒學之臣鋪張妍辭揚厲赫實相如
之歌杜甫之賦載諸簡冊亦足稱談國家鉅典之興豈漢唐拘陋
侈靡之制能望後塵宜有頌詩形容盛德列諸昊天我命我將思
文之什視周有光焉臣愚職在翰墨不能自己敢再拜稽首而獻
頌曰

眞元烈烈乘乾奮興皇基北鞏神旅南征西域咸屬中原畢平大
勳遂集王業斯成白旗九旂植于龍庭以朝萬國以接百靈憲宗
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七

五

御極三葉是承布德沛澤宣威抗稜土疆日辟未及戢兵稽古禮
文次第以營禮有拜天國俗所仍潤飭黼黻禮儀用精二年八月
郊祀肇行禮行何所大山是升大山伊何日月爲名陟亘千里勢
壓八紘因山祭天匪高不憑乃憑高邱以對蒼冥皇帝齋祓秉心
兢兢臣工執事祇戒慎矜瞻彼鬼蜮大輅爰乘輦道肅塵羽衛列
星玉笋金戚庶旌翠旌幄殿幔室如雲之凝陟降下上奠珪荐牲
珪則有邸牲則有駢璫席蒲藉匏爵瓦登至敬不飭大樸無形權
火焜煌鍾律和鳴禮備三獻樂終九成紫烟鬱空瑤光燭冥羣陰
解剝朝陽霽澄風馬雲車來燕來寧天其右之顧歆德馨上帝既
鑒先祖亦聽產祥降康如岡如陵叶氣旁魄景燦昭明一代鉅典
於焉足證後聖旣作祖武之繩重規疊矩制度益宏昔漢制祀甘
泉是稱六天雜讖眞僞混并豈若我朝追古合經熙事訖竣純嘏

具膺維天子聖維天子誠天授神策以莫不增億萬斯年丕圖是貞小臣作頌爰昭聖能

興龍笙頌

臣聞王者功成作樂樂者章功德之具也是故其功大者其樂備用以薦之郊廟則神享施之朝廷則羣臣和使聽者無不虛已竦神說而成流以故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民遷善至於含生異類之物亦莫不感動而不知所以朕所謂情深而文明氣盛而神化者也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皆由事與時並名與功偕不相沿襲而一代之制興焉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惟我世祖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函夏神功聖德度越百王功成治定乃肇置大樂以用諸朝廷其器有曰興龍笙者實上所自作或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七

三

曰西域之所獻而天子加損益焉者也其制爲管九十列爲十五行每行縱列六管其管下植於匱中而匱後鼓之以鞞自匱足至管端約高五尺仍鏤版鳳形繪以金采以圍管之三面約廣三尺加文飾焉凡大朝會則列諸軒陛之間與衆樂並奏每用樂工二人一以按管一以鼓鞞以達氣出聲以叶衆音而樂之奏成矣其制之宏鉅厯古所無誠足以章顯功德垂示永世而學士大夫顧未嘗摘藻揆辭以形容其盛美非闕典歟臣愚不揣微賤輒爲之頌雖不敢擬諸時邁執競桓賚之列蓋庶幾漢世樂府之遺意焉其辭曰

巍巍聖元龍興朔土於皇世皇誕統區宇南詣北燮東賓西旅聿昭聖文丕布神武實厯是膺玉燭爰撫德龐功隆超軼今古乃章功德乃立樂府乃作雅笙厥制維鉅嶰谷掄材后夔審矩列管九

十如簫斯豎管以置植匱由鞞鼓鞞動氣應手按聲吐挹拊掀掄牽連絡組高五尺餘廣三尺許黃鐘本宮蕤賓叶呂清不過商細不逾羽變聲振厲鳳韻紆妙音之達蕭寥容與有如臣子仰事君父臣聲之暢雄渾包溥有如圓穹覆冒海寓抑揚合調闔閭諧諧唱和章夏導揚韶濩大音斯完神人樂胥王會之辰穆穆帝所天臨黼座雲暎華藻仙仗旣班大樂爰舉朱干玉戚崇牙龍虞鐘鏞瑟琴亦有祝敬於維茲笙獨貫樂部鈞天普奏九成咸序四靈畢來百獸率舞陋哉斯制哇俚淫蠱箜篌筆築於律何取侯今之制孰盛敢伍微臣作頌式配有誓於萬斯年仰憲皇祖

續丹旼箴

官箴王闕古之誼也唐李衛公獻丹旼六箴于其君立意措辭分章指事忠愛之道藹然可觀其殆有所諷刺而求君於得失箴諫乾坤正氣集卷百七七

七

之誼者矣朕其言之猶乏剴切君子病焉禪不自揆因掇衛公之餘旨取夫善可爲訓惡可爲戒而人臣所難言者極言之作續丹旼六箴

天運不息昏昕有恒有恒伊何宵終則明人君體天夙興在廷宵向終矣君胡不興宵終不明天運乃愆宵終不興君斯違天珮玉晏鳴荒淫用宜雞鳴而起大舜稱賢

右宵衣箴

維袞與冕君服堂堂以朝以祭視瞻所宗玉衣示侈商祚以亡佑服稱妖漢室乃傾一服之華若未過靡執知禍殃鮮不職此皇王所戒不物不軌三服罷官著美悖史

右正服箴

爲天下君職在養民匪以天下徒奉一人取民有制壤莫式陳貢獻無藝喪亂之因淫聲冶色使君聾瞽奇物異品竟亦何補卻蛤焚裘爲事非鉅儉德著聞齊風堯禹

右罷獻箴

臣言劇君如批逆鱗大誅小斥何益於臣臣豈求益凡以益君君弗臣聽匪愚則昏從君轉圜是謂能改一事十諫庶無後悔聖維堯舜芻蕘猶采拒諫遂斥不敗奚待

右納誨箴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面面則易知心實難見心之奸邪陰運潛變審之察之貴在能斷泰斯豈許唐杞非諛欺君誤國面是心殊此而弗辨家國淪胥知人則哲欽哉聖謨

右辨邪箴

春秋謹始大易知幾思患預防必防其微莽卒篡漢紹終危齊惟微弗防遂至噬臍不觀堅冰其初履霜滔天之水實由濫觴惡過無小雖小勿將積之久矣社稷宗亡

右防微箴

漢部刺史箴

漢興六世孝武皇帝以雄材大略稽古立制乃元封五年夏初置刺史部十三州以督察郡國是時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初置交阯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七

七

朔方二郡及冀幽并兖徐青揚荆豫益京爲州十三刺史有常治所常以秋分行部所察六條一條強宗豪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限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招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爲百姓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著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托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卜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凡非條所問卽不省居部九歲者舉爲守相其秩六百石及成帝綏和元年以爲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爲州牧秩其二千石位次九卿其後或稱刺史或稱州牧不常厥名而九卿或出領之其任要益重矣自夫黃帝建官首立四監唐虞任人厥建羣牧則州伯之設所從來尙矣維漢卽十三州置

部刺史實古牧伯之任秩雖輕而職甚重員雖簡而治則繁誠得官人之意故當其時必有牽職盡規以繼虞人九州之作者惜無傳焉敢用追述本旨爲之箴曰

漢繼古帝承秦紹周郡國有守視古諸侯用以理民民用得職宣化承流以輔皇極流塞化梗民則愁嘆孰其作非使我民怨乃稽古制乃任牧伯乃置刺史督察郡國孰爲督察奉詔六條依條以接有罪孰逃厥秩六百厥員十三匪輕匪簡是臨是監維時郡國有不嚴憚望風懷警撫職知勸顧維刺史其責孔艱何以自獻亦有警言惟皇憲天旨下惟仁同仁一視作天下君君之子民必務矜惻被以漏泉奠以盤石俯垂清問虞舜之賢視之如傷姬文則朕自古哲王爲官擇人曷爲擇人凡以爲民君則仁矣臣職乃修臣職之修斯民之休維聖有言民維邦本牧臣司憲敢告旒袞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七

九

唐起居郎箴

起居郎古左史也人君動則左史書之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記善惡以志鑒誠自非擅良史之才者其孰能明公議以取信於萬世乎故人極天下之尊而公議所以攝人主公議極天下之正而史官又所以持公議者粵自成周左右史始置及漢乃有起居注魏晉起居注以著作掌之有其職而無其官隋初以吏部散官檢書正字掌起居後又謂古有內外史今著作如外史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內卽內史省置起居舍人至唐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門下始置起居郎二人顯慶中復於中書省置起居舍人遂與起居郎分掌左右矣按唐六典起居郎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事繫

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歷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旌賞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惡年終則授之國史而撰述焉其職切密而清要朝夕侍上當有獻替之言竊劾官箴王闕之義博稽史氏之本末而爲之箴

若稽前聖敬畏是崇夙夜厲精思儆厥躬爰立史官厥分左右人君之動左右所守執簡珥筆以伺起居立于螭坳記注謹書是是非非明指善惡不回以阿不計而略正色立朝直筆何疑曰腕可斷筆不可私萬世公議具在尺牘維是攸司衆所欽矚君舉必書臣職之虔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影出於形跡出於履盍愼其微盍謹其始當寧臨御一日萬幾千里之謬由於毫釐德之休明登我王道勒諸簡編儕美墳誥興居無節羣行或頗謗書徒咎累德已多人君一身宗社所寄善惡之分成敗所繫屋漏不愧室閭勿欺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

三

兢兢業業念茲在茲敬之敬之用輯衮職史臣司筆敢告執執

閒止齋箴

在易兼山之卦其辭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夫背者人所不見而身者我之所固有庭者地之至近而人者身之所必交止於所不見而不獲其身則忘我矣卽至近之地而不見其人則忘物矣忘我則我不累於物而中不出忘物則物不能以累我而外不入中不出外不入斯其爲止之至乎錢唐張君子英所居之齋其名曰閒止雖用陶靖節詩語而止之爲義實本乎艮狀艮之象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矣君之止於閒非所謂止其所耶金華王禕因推是說以爲之箴庶幾懿戒之意云爾箴曰

莫靈爲人非與物同而弗自克乃欲是從欲動於中物誘于外物

欲交蔽行已斯悖營營虫豈孰知所止能知所止是謂君子其止何如忘我與物忘物不入忘我不出物我兩忘彼此無索曷貞曷悔斯止之至止之至矣則與道俱豈與道俱與天爲徒恂恂張君有粹其德曰止于閒不競于力相在爾室爰處爰居從容暇豫求遂厥初先民有言尙不愧于屋漏名言孔昭敢告左右

思學齋箴

思學齋者徐德齡氏讀書之室也書曰思曰睿又曰維學遜志務時敏六經之言思學莫先於此矣至吾夫子始並舉而屢言之所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之類是也夫深思以索之所以明諸心也力學以求之所以徵諸身也人之至於聖賢者職是而充之焉爾狀則思學者豈非進德之要歟予不佞因箴以諗于德齡尙亦因子言而益加勉哉箴曰

乾坤正氣集

卷百七七

三

君子進德莫先于思心雖孔靈匪思莫知亦既知矣仍力于學日用云爲式効先覺旣明于心復徵于身知之行之如車兩輪進而無息乃底成德厥德克成聖賢爲一無息之道取法於天誠以本之終日乾乾聖謨孔昭曷哉君子敢陳吾私用告鑑史

